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十四回 夫妻雙修道 骨肉生異心

卻說胡三姐不曉用什麼方法把孫仙賜勸導了一回，居然說得仙賜自己願意娶媳婦了。孫杰夫婦也知道這是三姐勸說之功，自然都感激他。孫杰本以嗣續為憂，不忍教兒子出家，如今仙賜答應暫不出家，誰知那羅圓夫人，忽然老蚌產珠，又得了一個兒子，臨分娩的前夜，夢見一條似龍非龍、似蛟非蛟的東西奔入腹中，醒來之後就腫脹子疼。孫杰已替他預先僱好了穩婆，常住府中，等候生產。穩婆知道夫人臨盆在即，稍稍用些手術，一霎時間，瓜熟蒂落，居然又是一雄。夫妻倆一番開心，自不必說，尤其是那位立志出家的孫仙賜見接續香煙得有替人，更比他爹媽來得歡喜。到了晚上，三姐又來，仙賜欣然把得了兄弟的話告訴他。三姐笑笑說道：「事情倒是該喜的，但是你卻慢歡喜，知道你這兄弟可能和你一般孝友忠誠麼？」仙賜道：「三姐太會取笑了，怎見得我這兄弟一定不是好人呢！」三姐只笑了笑，更不說什麼。到了次年，仙賜把伯小姊迎娶過門。成婚之夕，小夫妻倆整整地坐談了一夜。以後彼此相敬相愛，廝親廝熱，宛然如一對同胞兄妹似的，總不見他們有甚狎褻的舉動，孫杰夫婦免不得格外留意。因三姐那天顯出異跡之後，羅圓知他不是常人，也就托他再向仙賜勸導，務要早諧魚水之歡，遂抱孫之樂。三姐笑道：「先時你們只望了大公子不要出家，現在有了二公子，倒又想大公子早生貴子，這可不是良心不平嗎？」夫妻倆都笑道：「次兒年紀還小哩，知他幾時方能成家。眼前有了媳婦，怎不盼他開花結果咧！」三姐笑道：「這是他們閨閣之事，別人怕說不上話。既承重托，容便時再來饒舌幾句。大公子要肯聽了，那是最好。萬一不聽，兩位老人家可不要怪我。」說畢一笑而去。正在廳門，就見仙賜昂然而來，見了三姐，伸手一攔，請到自己房中坐地。三姐見伯小姐不在，因問：「你這位新奶奶呢？」仙賜道：「大概到上頭去了。三姐匆匆往那兒去。」三姐笑道：「我倒是專程來拜你夫婦來咧！」因把羅圓夫妻拜託的話說了出來，笑道：「我勸公子不如將就一點，做個人間的快活人兒也就完了。何必定要離鄉背井，茹苦含辛，求那不可必得的神仙呢！況且你既娶了這位新奶奶，人家正在青春，難道也教他跟你受這孤單獨立的淒涼生活麼？你也未免太忍心了。」仙賜大笑道：「三姐又來試探我來了！我要貪圖人世富貴，何必和爹爹那般爭執。就是娶妻之事，也是三姐你再三開導我，還說伯小姐不是俗人，決非貪戀淫欲之人！現在雖是你的妻子，將來正可作得你的道侶。我因信了你的說話，知道你是真仙，一定不會哄人，所以大著膽子，把他娶了過來。」三姐不等說完，又笑道：「娶了過來便怎麼樣？人家小姐可逼你什麼來？可曾要你實行那夫婦的勾當？」仙賜聽說，把臉兒微微一紅，笑道：「原說三姐是不騙我的，所以我才敢請事信托你呀！」三姐笑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就該句句服我教訓才是。如今我就要你快快和新奶奶生個小寶寶出來，讓我去見兩位老人家銷差，你可能答應我嗎？」仙賜大笑道：「三姐真是趣人，專會尋我開心，現在要說這話，別講弟子萬萬不敢承命，就是內人方面，也斷斷不會答應。不信，你們都是女子，什麼可以講得，你倒不妨便中探問探問，看他如何回答。好嗎？」三姐笑道：「你倒會放刁，知道你和新夫人已有約言，大家要做天上神仙，不為人間愛侶，我就說穿了舌皮，也抵不過你嘴唇兒一迸，你卻叫我去碰這個釘子兒。你這個人哪，也可算厲害極了。」仙賜點頭道：「這話三姐卻說得不錯。伯小姐委實是有根基的人。他從聽了我弟子一番勸說，立刻心地透明。近來天天跟著我早夜不倦的用功。別說三姐方才不過是一句戲言，就是真個要替我父母作說客，也只有碰他釘子的份兒。我可斷言，事情是決無效力的。」三姐笑著說道：「這才是了，我算定你得這位兄弟，就是你命宮一重魔劫。但是不經這場魔劫，你就分信道，可不易跳出這個家室的圈兒。因為你爹是決不許你出家的，你要違背了他，真個會鬧出性命之憂，你便成了神仙，這不孝二字的罪名兒，看你可受得住？況且從古至今，也沒聽見世上有個不孝的神仙呀！這其間卻就少不得你那位令弟替你造成一個機會，使你上可以盡孝，下可以全己。在他決不是什麼善心，在你卻實實在在得了他的好處，這是天機，不能亂說。我方才對你講個大概，你只消放在心裡，日後自見應驗。本來這話，連你我也不能告訴，也因料得定你是不會變心的了，所以隨便對你談這麼一二句，你卻不必再告訴你那夫人了。」仙賜點頭稱是。

過了幾天，孫杰見了三姐又提起這話，三姐隨便敷衍了幾句，也就罷了。從此仙賜照舊出去做官，回得家來事親愛妻，撫抱幼弟，倒也竭盡天倫之樂。誰知他這兄弟蛟兒，卻和他性情不同，氣味各異。轉眼之間，蛟兒已有二歲了，他的聰智亦奇，說他愚笨，他卻事事狡狴，專能在父母面前挑是說非，把兄嫂倆說得全無人氣，而且一言一動都顯出非常誠懇的樣子。

不能不令人信他是個忠厚人兒。說他聰明，他卻不明好歹，明辨是非。明明兄嫂待他非常仁厚，他卻專一和兄嫂作對。此時胡三姐已不大到孫家走動，一年之中，至多來個三五次，傳授仙賜夫妻一些口訣，考驗他倆的進展如何。仙賜是忠誠孝友君子，伯小姐也是寬仁賢孝之女，明明吃了兄弟的大虧，在父母翁姑面上，得不到一句好言，甚至兄弟之間待遇優劣顯然不同，他們也決沒怨言。只怪文美師尊曾允隨時派人指點修持門徑，何以至今杳沒音信。仙賜也曾再三動問三姐。三姐只說：「仙人決不謊人，你只好好用功，靜靜等待就是了！何必那般性急。」仙賜也只好罷了。

一天正逢羅圓壽辰，仙賜知道母親出身，特地買了許多田螺放生。不料給蛟兒看見了，也去買了些田螺，叫人炒熟了，送給羅圓說：「大哥因母親生日，特意做這碗田螺給母親上壽。」一句話正中羅圓心病，氣得幾乎說不出話來。蛟兒怕他見了仙賜不免直言責罵，事情就要對穿，忙說：「娘且忍住怒氣，孩兒聽說大嫂還有一種惡計，要弄得娘見不得人。如今孩兒正在查察他要怎麼擺佈，已經有些頭緒。且等我查明瞭，給找個證據，然後再問他一個忤逆的罪名，諒他也不敢抵賴了。」羅圓夫婦久已中了蛟兒離間之計，這時已深惡仙賜夫婦，因而面對蛟兒說的話，句句信從。見他這般說法，自然一口應允。可憐仙賜夫妻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身生父母，嫡親翁姑，曾恁般疑忌。而且蛟兒用心太險，一面竭力挑撥，一面還止住父母不可發表，弄得仙賜夫婦連話都不能分辯一句。夫妻倆亦只有相對愁歎而已。

那蛟兒年紀雖小，卻在外面結交許多方外術士，學得幾種魔魔的方法。這時又值伯臯有病，仙賜夫妻同去省親，一住三天。伯臯病已臨危，夫妻倆只得多住幾天。蛟兒趁這機會，弄了許多魔咒的東西，上寫父母生辰月日，用銀針戳住，打開嫂子女房門，把這些東西塞在牀下席底，或各處污穢地方，自己便作起法來。弄得孫杰、羅圓心痛腦脹，口吐鮮血。據蛟兒說：「這必是有人弄什麼幻術，暗害父母。」孫杰先是不信，請了個道人看視，也說是中了邪術。孫杰怒道：「我夫妻一生好善，從不曉得刻薄人家，誰敢如此狠毒？」蛟兒也故作疑惑道：「正是。我家都是忠厚好人，有甚冤家作對，就說自己人吧！只有兄嫂因父母不大喜歡而常存怨言，但也何致下此毒手？但用魔魔之術，一定要用本人生辰八字，外人又怎能知道。就是家中傭人，也未必弄得清楚呀！」一句話打動了羅圓。婦道人家，本來最信這等事情，趁著仙賜夫婦不在家中，帶了蛟兒，親去他們房內一找，果然找出許多用邪術的證據來。羅圓這一怒更比上次不同，就是孫杰因證據確鑿也深信必是仙賜夫婦所為，立刻用火焚燒，他倆的毛病也便好了。孫杰盛怒之下，就著蛟兒親去伯家，召回仙賜，要治他忤逆不孝之罪。

蛟兒忙阻止道：「父親要告他忤逆，大不該把那證據毀滅。現在沒憑沒據，空口白話還告他些什麼？況且他現為大夫，官官相護，一定之理，這官司包定是你必敗的。若是裝個不曉，仍將他們留在家中，他們知道惡計已泄，心中不安，必要另生邪謀，我們防不勝防。不如派人送些東西給大哥，說是什麼人送來，母親記得大哥，特地送與他吃，卻在裡面放下毒藥，先把他害死了。嫂嫂一個女人，能有多大本領，等他回家之後，再想法子擺佈他，豈不大妙。」孫杰夫婦盛怒頭上，也竟不曾三思，就著蛟兒親去送一包點心與仙賜。仙賜議要分些給岳父母和姨弟輩。蛟兒忙說：「母親只賜哥哥吃這些東西。分給別人，總是不夠。哥哥自己不吃，倒辜負母親慈愛之心。」仙賜心想，這話卻也不錯。便胡亂吃了些，餘下的仍由蛟兒帶了回去。

不到晚上，仙賜忽然心疼欲裂，口吐狂血，輾轉呼號，翻來滾去價鬧得不可開交。伯臯夫婦和一家人都急得要命。伯臯病在危急，經此一逼，便先道一聲：「失陪。」雙足一挺，歸天去了。伯小姐送過了父親的終，看看仙賜神色大變，一條性命也只在俄頃之間，只得丟了已死的父親，把未死的丈夫送回家去。兩家相距本來也有多里路，一時三刻哪裡能夠趕到，才行了一半路程，忽

聽仙賜大喊一聲，竟也追隨他的丈人一道靈魂，奔向鬼門關去。伯小姐才痛父死，又悲夫亡，心中一急，哇的一聲，也吐出一口鮮血，頓時神魂出舍，迷迷糊糊的不省人事。可憐一對夫妻未證大道同赴陰曹。不知二人死後有何異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